

唐传奇 新探

卞孝萱 著

中华书局

江苏教育出版社

唐 传奇 新探

卞孝萱

卞孝萱

蘇
教
育
出
版
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唐传奇新探/卞孝萱著. —南京: 江苏教育出版社,
2001. 11

ISBN 7-5343-4333-X

I. 唐... II. 卞... III. 传奇小说-文学研究-中国-唐代 IV. I207.4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83544 号

唐传奇新探

卞孝萱 著

责任编辑 任 晖 特约编辑 郝丹立

出 版:江 苏 教 育 出 版 社

(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, 邮政编码:210009)

发 行:江 苏 省 新 华 书 店

照 排:南京理工排版校对有限公司

印 刷:盐 城 市 印 刷 厂

(盐城市纯化路 29 号, 邮政编码:224001)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2 字数 295 000

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43-4333-X

G·4028 定价:23.10 元

江苏教育版图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,可向承印厂调换

引 言

我的思路

五四以来唐传奇的研究,主要是:考证作者生平、写作年代;进行分类(如分为神怪、爱情、豪侠等类);探讨思想性与艺术性;进行注释、辑佚、赏析等。我另辟蹊径,以小说写作的政治背景为出发点,从传奇作者的政治态度入手,专与通结合,文与史互证,旁推曲譬,以意逆志,透过表面的藻绘,进入作者的心胸,探索作者的创作意图亦即作品的真正寓意。

中国的文化传统,源远流长,博大精深。在文学方面:《诗经》创造了比兴的手法。比是譬喻,即“以彼物比此物也”;兴是寄托,即“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”。为什么要用比兴手法呢?比是“见今之失,不敢斥言,取比类以言之”;兴是“见今之美,嫌于媚谀,取善事以喻之”^①。《诗经》中比兴手法有多种多样的运用,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。《离骚》继承《诗经》,用譬喻来表情达意。善鸟香草,以配忠贞。恶禽臭物,以比谗佞。灵修美人,以媲君王。宓妃佚女,以譬贤臣。虹龙鸾凤,以托君子。飘风雷电,以喻小人。以珍宝为仁义,以水深雪霁为谗构。历代文士大多遵用《诗经》、《离骚》的表现手法,以表达自己的寄托。

在史学方面:中国史学,本于《春秋》。孔丘修《春秋》,专事褒贬,但为了避免祸害,又隐约其词。这种“显而微,志而晦”的手法,也是历代史家所学习的。

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，小说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，比诗、骚、史书低得多，被视为“街谈巷语”，具有较强的随意性，作者能够更自由地形容、发挥。与其他文体相比，小说的涵盖面更广，它可以大胆虚构、幻设、“鬼物假托”，这些都是诗、骚、史书不能与之相比的，也就是小说可以比诗、骚、史书更方便地表达作者的寄托。

我注意赵彦卫《云麓漫钞》中的一句话：唐传奇“文备众体，可以见史才、诗笔、议论”。对这句话虽不应机械地理解，但诗的美刺、史的褒贬精神，在某些唐传奇中确有体现。传奇作者如沈既济、陈鸿等是史学家，韩愈、柳宗元、蒋防、白行简等是词章家，他们平日讲究美刺、褒贬的优良传统，写小说时，不会丢掉。小说与诗赋同属文学作品，文学作品是心声。从一个人的诗赋小说，可以见这个人的心；从一群人的诗赋小说，可以见这个时代文人的心。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的错综复杂，造成了人们在复杂环境中的种种心态，这在史书中是看不到的，只有在文学作品中才能探索出来。唐传奇与唐诗赋一样，其反映个人以至时代心声的作用，不可忽视。

我的追求

《庄子·养生主》有一个庖丁解牛的故事，庖丁对文惠君说：“彼节者有间，而刀刃者无厚，以无厚入有间，恢恢乎其于游刃，必有余地矣。”在这段精彩的话中，“间”(jiàn)字是要害。庖丁肢解牛体时，能看准牛骨节之“间”(空隙)下刀，刀刃运行于空隙中，所以大有回旋的余地。治学何尝不是如此。古人云：“读书得间。”孙诒让著《墨子间诂》，自序云：“间者发其疑忤。”这是对“间”的一种解释。邹韬奋在《经历》中说：“我每得到一个题目，不就动笔，先尽心思索，紧紧抓住这个题目的要点所在。……这也许可以说是要‘看题得间’。”这是对“间”的又一种解释。前人读书、作文都重视“间”，对我研究唐传奇，是重要的启发：要得“间”。

探讨作者的创作意图，发前人之所未发，是我研究唐传奇的

“间”。我按照作品的寓意，将唐传奇分为七类：

(一) 不置褒贬，由人评说。代表作《兰亭记》。

(二) 指名道姓，攻击对方。举出四篇传奇，概括为三种形态：《补江总白猿传》作者有顾忌，不署名；《上清传》、《霍小玉传》作者无顾忌，公开署名；《周秦行纪》作者不署真实姓名，而署所攻击之人的姓名，用心最为险毒。

(三) 影射时事，寄托愤慨。针对某一政治事件而发者，有《任氏传》、《辛公平上仙》、《河间传》、《石鼎联句诗、序》、《喷玉泉幽魂》五篇；针对某种社会现象而发者，有《枕中记》、《南柯太守传》两篇。

(四) 借题发挥，控诉不平。如《毛颖传》、《谪龙说》、《李娃传》。

(五) 以古喻今(或假托神话)，开悟皇帝。如《开元升平源》、《长恨歌传》、《柳毅传》。

(六) 歌颂侠义，鞭挞逆臣。代表作《红线》、《聂隐娘》。

(七) 耸人听闻，以求功名。代表作《说石烈士》、《拾甲子年事》。

由于唐传奇寓意深，成就高，为后世文言小说作者所效法，历宋、元、明、清至五四时期，流风余韵犹存。据钱基博《现代中国文学史》，胡适等提倡白话文，“斥(林)纾三人为桐城余孽。纾心不平，作小说《妖梦》、《荆生》诸篇，微言讽刺，以写郁愤”。林纾借小说以鸣不平，与唐传奇是一脉相承的。

唐传奇可以证史，与唐诗可以证史相同。以唐诗证史，言者众多，以杜甫为例：

杨维桢《诗史宗要序》云：“陈古讽今，言诗者宗为一代‘诗史’。”朱鹤龄《杜诗辑注序》云：“指事陈情，意含风谕。”所谓“陈古讽今”、“指事陈情”，都是号为“诗史”的杜诗所常用的手法。还有“托物寄言”。仇兆鳌《杜诗详注》自序云：“若其比物托类，尤非泛然。如宫桃秦树，则凄怆于金粟堆前也。风花松柏，则感伤于邛山

路也。他如杜鹃之怜南内，萤火之刺中官，野苋之讽小人，苦竹之美君子，即一鸟兽草木之微，动皆切于忠孝大义。”陶开虞《说杜》亦云：“子美随地皆诗，往往见志。”如“枯櫟病橘，感伤寇盗之凭陵”。但是作为文学作品的“诗史”不直接是史。正如卢世澹《紫房余论》所云，杜诗有“乍看无端，寻思有谓”者，有“兴言在此，寓意在彼”者。“乍看”是不行的，光看表面也是不行的。仇兆鳌说得好：“是故注杜者必反覆沉潜，求其归宿所在。”“反覆沉潜”四字，确是经验之谈。研究唐传奇，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！

乡先辈汪中曾言，治学要能“于空曲交会之际以求其不可知之事”，这也是我研究唐传奇所追求的目标。金人瑞曾说，“大凡读书，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”，这也是我研究唐传奇所采取的方法。

探索作者的创作动机，对评价作品的艺术价值，有无抵触呢？以杜牧《阿房宫赋》为例：此赋极写秦宫殿之大，歌舞之盛，宫女之美，珍宝之多，秦皇如此穷奢极欲，势必激起民众反抗，“楚人一炬，可怜焦土”。历史教训，发人深省。据杜牧《上知己文章启》，“宝历大起宫室，广声色，故作《阿房宫赋》”。广大读者知道此赋是以秦影唐，有所为而作，更加领会它的思想意义。我研究唐传奇的创作意图，可以帮助读者理解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，绝不意味着用来代替对作品的赏析。

①《周礼·春官宗伯·大师》郑玄注。

目 录

引言	1
第一类 不置褒贬 由人评说	1
《兰亭记》新探	1
附:何延之《兰亭记》	18
第二类 指名道姓 攻击对方	22
《补江总白猿传》新探	22
附:《补江总白猿传》	35
《上清传》新探	37
附:柳理《上清传》	48
《霍小玉传》新探	49
附:蒋防《霍小玉传》	62
《周秦行纪》新探	67
附:《周秦行纪》	87
第三类 影射时事 寄托愤慨	91
(甲)针对某一政治事件而发	91
《任氏传》新探	91
附:沈既济《任氏传》	100
《辛公平上仙》新探	105
附:李諲(复言)《辛公平上仙》	112
《河间传》新探	115

附:柳宗元《河间传》	127
《石鼎联句诗、序》新探	129
附:韩愈《石鼎联句诗、序》	138
《喷玉泉幽魂》新探	140
附:李玫《喷玉泉幽魂》	163
(乙)针对某种社会现象而发	164
《枕中记》新探	164
附:沈既济《枕中记》	182
《南柯太守传》新探	184
附:李公佐《南柯太守传》	197
第四类 借题发挥 控诉不平	203
《毛颖传》新探	203
附:韩愈《毛颖传》	219
《滴龙说》新探	220
附:柳宗元《滴龙说》	224
《李娃传》新探	224
附:白行简《李娃传》	237
第五类 以古喻今(或假托神话) 开悟皇帝	244
《开元升平源》新探	244
附:《开元升平源》	265
《长恨歌传》新探	267
附:陈鸿《长恨歌传》	288
《柳毅传》新探	292
附:李朝威《柳毅传》	294
第六类 歌颂侠义 鞭挞逆臣	301
《红线》、《聂隐娘》新探	301
附:袁郊《红线》、《聂隐娘》	321、324
第七类 耸人听闻 以求功名	327

《说石烈士》新探·····	327
附：罗隐《说石烈士》·····	348
《拾甲子年事》新探·····	349
附：罗隐《拾甲子年事》·····	366
附录 怎样鉴别唐传奇有无寓意？·····	368
后记·····	376

第一类 不置褒贬 由人评说

《兰亭记》新探

何延之《兰亭记》述《兰亭序》入宫经过

王羲之《兰亭序》墨迹是怎样从佛寺进入宫廷的？唐代有几种不同的记载，如：

（一）何延之《兰亭记》（《兰亭始末记》）云，王羲之珍爱宝贵重于东晋永和九年三月三日所书《兰亭序》，留付子孙。七代孙智永，舍家入道，临终，将《兰亭序》付弟子辩才。辩才“宝惜贵重，甚于禅师在日”。唐太宗欲得此贴，与侍臣“寻讨此书，知在辩才处”。三次敕追辩才入京，“方便善诱，无所不至”。辩才确称经乱坠失，“靳固不出”。太宗与侍臣研究“计取”之法，房玄龄推荐监察御史萧翼充使。萧翼“微服”至越州，与辩才唱和，僧俗“混然”。萧翼出示二王数贴，辩才亦出示《兰亭序》。萧翼“故驳瑕指颡”，二人“纷竞不定”。其后，萧翼乘辩才外出，“私”取《兰亭序》及二王数贴。都督齐善行召辩才还寺，“萧翼报云：‘奉敕遣来取《兰亭》。《兰亭》今得矣，故唤师来作别。’辩才闻语，哽绝良久始苏。”萧翼回京，太宗“大悦”，重赏房玄龄、萧翼。以辩才年耄，“不忍加刑”，赐物三千段、谷三千石。“辩才不敢将入己用，回造三层宝塔”，“因悸病”而卒。

（二）刘餗《隋唐嘉话》卷下云：“王右军《兰亭序》，梁乱，出在

外。陈天嘉中，为僧永所得。至太建中，献之宣帝。隋平陈日，或以献晋王，王不之宝。后僧果从帝借拓，及登极，竟未从索。果师死后，弟子僧辩得之。太宗为秦王日，见拓本，惊喜，乃贵价市大王书《兰亭》，终不至焉。及知在辩师处，使萧翊就越州求得之，以武德四年入秦府。……”（宋人所引刘餗《传记》、《嘉话》，“萧翊”皆作欧阳询，“武德四年”或作武德二年，详见下文）

（三）牛肃《纪闻》（《太平广记》卷二〇八引）云：“王羲之尝书《兰亭会序》，隋末，广州好事僧得之。……太宗特工书，闻右军《兰亭》真迹，求之得其他本，若第一本，知在广州僧，而难以力取，故令人诈僧，果得其书。”

（四）李冗《独异志》卷中云：“王右军，永和九年曲水会，用鼠须笔蚕茧纸为《兰亭记叙》，平生之札，最为得意。其后虽书数百本，无一得及者。太宗令御史萧翼密购得之，爵赏之外，别费亿万。……”

以上几种唐人记载，人们最注意的是《兰亭记》，其次是《隋唐嘉话》（《传记》）、《纪闻》。《独异志》是《兰亭记》的摘录，故不受重视。

唐张彦远《法书要录》卷三载《兰亭记》。宋《太平广记》卷二〇八亦载，删去首尾。桑世昌《兰亭考》卷三据《法书要录》转载，参《太平广记》酌定文字，未署“朝议郎行职方员外郎上柱国何延之记”，为他本所无。人们从《法书要录》、《太平广记》、《兰亭考》等书看到《兰亭记》，对《兰亭序》从佛寺进入宫廷的故事，大感兴趣，进行摘录、吟咏、评论、考证，例如：

摘录 秦观《淮海集》卷三五《书〈兰亭叙〉后》一文，即摭取《兰亭记》而成。其后，黄伯思《东观余论·跋兰亭传后》云：“阅《法书要录》，见此记，文词繁琐，戏为删润，但笔孺不能好书，当俟它日别写。”

吟咏 楼钥《攻媿集》卷二《跋汪季路所藏〈修禊序〉》云：“七传

到永师，袭藏过金籀。辩才尤秘重，名已彻天庭。屡诏不肯献，托言堕戎兵。妙选萧御史，微服山阴行。譎诡殆万状，径取归神京。辩才恍如失，何异敕六丁。”此诗即据《兰亭记》写成。

评论 晁补之《鸡肋集》卷三三《跋〈兰亭序〉》云：“始余幼时读《太平广记》，见唐太宗遣萧翼购《兰亭叙》事，盖譎以出之，辄叹息曰：《兰亭叙》若是贵耶，至使万乘之主，捐信于匹夫。……”此论即据《兰亭记》而发。

考证 秦观、黄伯思的摘录，楼钥的吟咏，晁补之的评论，都反映出他们相信何延之《兰亭记》是真实的。此外，如俞松《兰亭续考》卷一载宋唐卿云：“王羲之《兰亭叙诗》真迹，贞观中御史萧翼就会稽僧得之。”也是相信《兰亭记》的。又如：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卷五《辨误·阎立本画萧翼取兰亭书》云：“余按，唐《法书要录》云：……”据何延之文以鉴定画之真贋，说明他也是相信《兰亭记》的。

不信何延之《兰亭记》而信刘餗《传记》（《隋唐嘉话》）者，如《兰亭考》卷三引姜夔云：“刘说似可信。”施宿等《会稽志》卷一六《翰墨》引王铎《考古》云：“刘餗《传记》云：……刘餗父子，世为史官，以讨论为己任，于是正文字尤审，则辩才之师智果，非智永，求《兰亭叙》者欧阳询，非萧翼也。此事鄙妄，仅同儿戏，太宗始定天下，威震万国，阉残老僧，敢新一纸书耶！倘欲图之，必不狭隘若此。况在秦邸，岂能遣台臣，世亦猥信之何耶？”王铎的理由不能成立。何延之明白地说唐太宗即位后“计取”。王铎认为李世民为秦王时不能派遣“台臣”——监察御史萧翼，弄错了年代。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，王铎既然认为秦王不能派遣萧翼，怎能派遣给事中欧阳询？《兰亭续考》卷一引沈揆云：“刘餗《嘉话》云：……世言遣萧翼诡计取之者，妄也。”又引鲁之茂云：“刘餗《兰亭嘉话》云：……世言萧翼取者妄也。”均未提出理由。

对于《兰亭记》、《嘉话》、《纪闻》之歧异，采取并存态度者，如：郑价指出《兰亭记》与《纪闻》“二说不同”，未作结论。详见《兰亭续

考》卷一。施宿云：“秦、晁、黄三公皆嗜古，于考订为精，信而不疑。诸家所跋《兰亭叙》，多本延之之说。吴傅朋记阎立本画，画亡而跋犹存。立本，太宗时人，盖亦亲见当时事者，恐不可尽弃。然刘悚所云，亦殊有理，当两存之。”梁章钜《退庵金石书画跋》云：“按赚《兰亭》事属辩才，屡见传记，而《兰亭续考》又称《纪闻》所载，乃云：……《兰亭博议》又以智永为智果，辩才为誓才。《古今法书苑》亦云：……按广州僧即五羊僧，则与辩才渺不相涉，然则《兰亭》真迹果谁属耶？”均未作结论。

至于李日华《紫桃轩又缀》卷一云：“世又以为《兰亭》入昭陵，正坐此贴之误。《兰亭》开皇中已为秘宝，江都随行，久付烈焰，萧翼计赚之说，传奇幻语，乌足深信也。”所谓“江都随行，久付烈焰”，纯系臆测，毫无根据，怎能用来推翻“萧翼计赚之说”，以及《兰亭序》陪葬昭陵之事实？

今撇开前人之成见，针对唐人记载之歧异，辨析如下：

(一) 从《兰亭序》的流传收藏情况来看：《兰亭记》说王羲之“留付子孙”，至七代孙智永，是出家人，将《兰亭序》交付弟子辩才，合情合理，而《隋唐嘉话》说“梁乱，出在外。陈天嘉中，为僧永所得”。智永怎样得到的？不详。智永既然得到这件稀世之宝，理应珍藏，怎会“献之宣帝”？“隋平陈日，或以献晋王”，此人是谁？怎样从陈宫中得到这件宝物的？又不详。智果向隋炀帝“借拓”不还，他死后，“弟子僧辩得之”（据张怀瓘《书断》卷下《能品》：“隋永兴寺僧智果，会稽人也。……时有僧述、僧特，与果并师智永。”辩才是智永弟子，刘悚误为智果弟子）。刘悚所说辩才得《兰亭序》经过，曲折离奇，几个重要环节不详，不能轻信。至于《纪闻》说“隋末，广州好事僧得之”。凭空架虚之词，不值一驳。

(二) 从《兰亭序》进入唐宫的时间来看：《兰亭记》说“贞观中”，是。据《法书要录》卷三引《唐武平一徐氏法书记》云：“太宗于右军之书，特留睿赏。贞观初，下诏购求，……”《唐徐浩古迹记》

云：“太宗皇帝，肇开帝业，大购图书，宝于内库。”卷四引《唐张怀瓘二王等书录》云：“贞观十三年敕，购求右军书，……”《唐韦述叙书录》云：“自太宗贞观中，搜访王右军等真迹，……”四种唐人记载，皆云太宗即位后始搜访王羲之墨迹，与《兰亭记》相合，而《隋唐嘉话》说“以武德四年入秦府”，时间不合。（王铨、姜夔引《传记》，沈揆、鲁之茂引《嘉话》作“武德二年”，时间更不合）因为，据《资治通鉴》卷一八七《唐纪三》：武德二年五月“壬午，以秦王世民为左武侯大将军、使持节、凉甘等九州诸军事、凉州总管，其太尉、尚书令、雍州牧、陕东道行台并如故”。卷一八八《唐纪四》：十一月，“秦王世民引兵自龙门乘冰坚渡河，屯柏壁，与宋金刚相持。……”三年四月“甲寅，加秦王世民益州道行台尚书令”。“秋七月壬戌，诏秦王世民督诸军击（王）世充。”卷一八九《唐纪五》：武德四年七月“甲子，秦王世民至长安。世民被黄金甲，……俘王世充、窦建德及隋乘舆、御物献于太庙，行饮至之礼以飨之”。“丁卯，以天下略定，大赦百姓，给复一年。”（此前，李世民正进行统一战争，怎有闲情逸致想到《兰亭序》？）“十月，以世民为天策上将，……仍开天策府，置官属。……世民以海内浸平，乃开馆于宫西，延四方文学之士，出教以王府属杜如晦……并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，分为三番，更日直宿，供给珍膳，恩礼优厚。世民朝谒公事之暇，辄至馆中，引诸学士讨论文籍，或夜分乃寝。”（此时，李世民与儒生讨论治国之道，尚未留神书法）“（十二月）丁卯，命秦王世民、齐王元吉讨（刘）黑闥。”（可见天下尚未太平）

（三）从唐太宗派遣的人来看：《兰亭记》说“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奏曰：‘监察御史萧翼者，梁元帝之曾孙，今贯魏州莘县。负才艺，多权谋，可充此使，必当见获’”。萧翼的家世、籍贯、官职、才能及推荐者均甚详悉，是可信的。《隋唐嘉话》作萧翊，翊是翼之讹。（王铨、姜夔、桑世昌引《传记》，沈揆、鲁之茂引《嘉话》，均作欧阳询，误。欧阳询与唐高祖关系亲密，《旧唐书》卷一八九上《儒学传

上·欧阳询传》云：“高祖微时，引为宾客。及即位，累迁给事中。”可以为证。而文学馆十八学士中，无欧阳询，可见李世民与欧阳询无亲密关系，怎能派遣他到越州执行特殊任务？《独异志》作萧翼，与《兰亭记》同。

从以上分析中看出，惟何延之《兰亭记》为可信。但《兰亭记》对一个重要环节未作交代，需要进行考证。

《兰亭记》云：“惟未得《兰亭》。寻讨此书，知在辩才之所”，“后更推究，不离辩才之处。”唐太宗与谁“寻讨”、“推究”？今案：《旧唐书》卷七二《虞世南传》云：“虞世南，字伯施，越州余姚人。……同郡沙门智永善王羲之书，世南师焉，妙得其体，由是声名籍甚。”虞世南与辩才都是智永弟子，智永临终将《兰亭序》交给辩才，只有虞世南知道。《旧唐书·虞世南传》又云：“太宗灭（竇）建德，引为秦府参军。寻转记室，仍授弘文馆学士，与房玄龄对掌文翰。……太宗升春官，迁太子中舍人。及即位，转著作郎，兼弘文馆学士。……迁太子右庶子，固辞不拜，除秘书少监。……（贞观）七年，转秘书监，赐爵永兴县子。太宗重其博识，每机务之隙，引之谈论，共观经史。……十二年，又表请致仕，优制许之，仍授银青光禄大夫、弘文馆学士，禄赐、防阁并同京官职事。……”虞世南又是文学馆十八学士之一，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。唐太宗《命魏王泰祭尚书虞世南手敕》中甚至说“虞世南于我，犹一体也。”当时文士与唐太宗关系之亲密，没有超过虞世南的。从惟有虞世南知道《兰亭序》在辩才处，以及他与唐太宗独有的亲密关系来看，与唐太宗“寻讨”、“推究”《兰亭序》下落的侍臣，必是虞世南。《旧唐书》卷八〇《褚遂良传》还说：“太宗尝谓侍中魏征曰：‘虞世南死后，无人可以论书。’”更可证明当时与唐太宗论书者，惟有虞世南一人。

虞世南曾与房玄龄“对掌文翰”，都是唐太宗最信任的人。虞世南向唐太宗提供《兰亭序》在辩才处的信息，房玄龄推荐萧翼去越州执行特殊任务，这是《兰亭序》从佛寺进入宫廷的关键。

据《全唐文》卷三〇一何延之《兰亭始末记》最后的一段话：“主上每暇隙，留神艺术，迹逾笔圣，偏重《兰亭》。仆开元十年四月二十七日任筠州刺史，蒙恩许拜扫至都，寻访所得委曲，缘病不获诣阙，遣男昭成皇太后挽郎、吏部常选、骑都尉永写本进。其日奉日曜门司宣敕，内出绢三十匹赐永。于是负恩荷泽，手舞足蹈，捧戴周旋，光骇闾里。仆跼天闻命，伏枕怀欣，殊恩忽临，沈疴顿减，辄题卷末，以示后代。”既然开元十年何延之将他于开元二年所撰《兰亭始末记》进献给“主上”，并获得唐玄宗的赏赐，可见这篇文章的内容是真实的。如果是虚构的故事，何延之怎敢进献给“主上”，唐玄宗又怎能给他赏赐呢？由此判断，关于王羲之《兰亭序》墨迹入官的经过，在唐人几种记载中，当以何延之亲自采访得来的《兰亭始末记》为可信。由于《记》中许多细节的描写，富有小说意味，故人们把它视为传奇。

* * * *

至于赵彦卫《云麓漫钞》卷六所载“唐野史”中《兰亭序》故事，十分荒谬。该书又云：“张彦远《法书要录》亦载。”所谓“《法书要录》亦载”，指何延之所撰《兰亭始末记》。赵彦卫这句话说得太模糊了，没有指出何《记》与“唐野史”的不同，容易使人误解为二文完全一样。其实二文内容大不相同，今举例辨析如下：

（例一）

至贞观中，太宗以听政之暇，锐志玩书，临右军真草书帖，购募备尽，唯未得《兰亭》。寻讨此书知在辩才处。（何《记》）

贞观中，太宗尝与魏征论书，征奏曰：“王右军昔在永和九年暮春之月，修禊事于兰亭，酒酣书序时，白云先生降其室而叹息之。此帖流传至于智永，右军仍孙也，为浮屠氏于越州云门寺，智永亡，传之弟子辩才。”（“唐野史”）